

逛公园去

本报记者 尹婕

逛公园去，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闲暇时的选择。无论是大型郊野公园，还是闹市里的“口袋公园”，在那里散步、欢聚，或仅仅是呼吸新鲜空气，都成为人们快节奏生活里一味重要的调剂。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公园成为“家门口”旅游的主要目的地。

如今，逛公园是人们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公园城市成为中国许多地方的发展目标。公园里有老百姓对美好生活最质朴的表达，也可见中国城市发展向质量型转变的轨迹。

记录生活的印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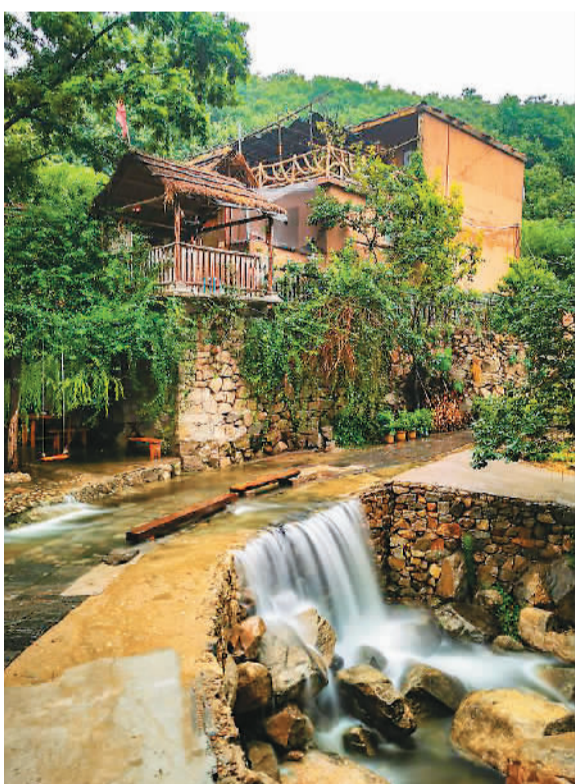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80年代，中国现代旅游起步不久，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，旅游仍是“奢侈品”，“出门远”还只是少数人的“福利”。逛逛自己所在城市的公园，成为许多老百姓日常生活里一件“隆重”的事，和公园里的标志性风景拍几张合影则是标配。这些照片也成为日后人们回忆生活变化的重要参照。

“上小学的时候，每学期开学前，我的父亲都会带我去逛公园，划船、坐旋转木马，有时甚至还能骑马。快离开时，我们一定会去公园里的摄影点拍合照。”年近40岁的杨晋回忆起儿时逛公园的经历，语气一下子兴奋起来。公园也成了她和父亲敞开心扉聊天的好地方。“直到我参加工作前，每一年我都会和父亲去公园里拍张合影。”每一次翻看这些老照片，成长历程似乎就真切地在杨晋眼前一幕幕呈现。如今，家乡那座最“老”的公园里，许多设施都已陈旧，但在杨晋看来，那里仍是家乡最美的地方，也是她怀念的地方。

对于一座城市而言，公园成为形象展示的窗口和发展变迁的记录者。上世纪80年代，人民公园、洪湖公园、儿童公园、荔枝公园、仙湖植物园5座公园的开业，开启了深圳人的“公园生活”。此后，深圳的公园建设逐渐提速，公园数量快速增长。截至2019年，深圳已经建成各类公园1090个，成为“千园之城”。人们出门500米可达社区公园，2公里可达城市综合公园，5公里可达自然公园，时时可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生活，成为现实。到2035年，深圳公园将力争达到1500个。

水做的椿树沟

若荷



我是踩着青苔的印子，沿着一道宽敞的峪口进村的。周围层峦叠嶂，两侧尽是高山巨石，湍急的溪流轰隆隆着从天而降，变成瀑布垂落于山涧，再翻山越岭流过村庄，消逝于沟壑深处。

走进椿树沟，才明白什么叫作岁月光阴。墙角的青苔、门前的老树，仿佛承载了千年的孤寂，滑过漫长的时光。一条细长的小路抵至山里人家。方方正正的院落，从山坡一层层建上去，下面屋子的房顶，紧邻上面屋子的天井。院门精巧，挑出一重重高高的门楼，鱼鳞似的细瓦在上面依次排列，显得古朴而庄重。

走进椿树沟，无法不让水溅在身上，抹一把脸，湿漉漉的一片阴凉。与瀑布涛声一竞高低的是蝉声，从盛夏的山脚一路走来，蝉声



近日，昆明滇池西岸的西华湿地公园内40万株格桑花盛开，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赏花。

虎遵会摄（人民图片）

刻下变迁的轨迹

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，人口日益向城市聚集，作为市民放松、健身、外地游客旅游的重要去处，公园在城市中的地位日益提升。尤其是2018年，“公园城市”理念提出以来，城市公园的发展也步入了新阶段。公园成为美丽中国的表征之一，也是一座城市发展理念的体现。

广东东莞有“世界工厂”之称，但初到东莞的人却会被它的“绿”折服：东莞大道、松山湖大道等城市主干道两旁几乎种满了树，全市主干道绿化率达42%，次干道绿化率达27%，道路绿化率达到98.02%，位居全国前列。在浙江义乌，老公园变新、新公园变多，在公园绿道、街角花园、上下班途中，随处可见生态景观，成为义乌市民切身可感的绿色福祉。“出门即公园”是义乌市民最可炫耀的资本。

东莞和义乌，这两座有着工业、贸易、物流等鲜明标签的城市，已将绿色打造为自己的新底色。绿色、生态让它们成为宜居、宜业、宜游、宜游的好地方，吸引着更多人前往创业、生活。可以说，这两座城市也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理念演变的代表。

公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，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城市实行公园免费开放，公园的“公共”属性愈发鲜明。江苏省积极落实公园敞开工程，全省城市公园的免费开放率已超过90%。

同时，江苏省还注重提升公园服务居民的能力，通过推进“公园+”，完善公园绿地游憩休闲、健身运动、文化科普、公共服务、园事节庆等复合功能。例如，常州红梅公园引入24小时书店和文化小剧场，扬州宋夹城公园里有宋城书坊和多种体育运动设施，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。

烙上文化的标签

9月初，天津游客珊珊专程来北京玉渊潭公园观看首届北京国际光影艺术节——“万物共生”大型户外光影艺术体验展。绚丽的景象让她直呼过瘾！这一光影展也为游客提供了夜



北京市西城区一公园内，市民在健步走。 本报记者 尹婕摄

它拥有一种傲人的资历。山环水绕的椿树沟，家家筑起几座高耸的竹楼、草棚，为的是避开水流的侵袭。竹楼、草棚分布于临水的地方，似从水面拔地而起，有的依傍着参天古树，有的搭建在岩石之畔。坐在竹楼里，视野开阔，尽可观赏四周景物。临窗小坐，或茶饮，或约会，或就餐，一切随意。

我很喜欢那些浅橘色的竹楼以及那些盘旋的台阶，一步一步走上去，即刻与地面上的水流疏离。间或出现一个安静女孩，月白收身小褂，蓝色筒状长裙，闲适而有诗意。因为有了这高旋的台阶，远远看去，椿树沟就像是一座立体的天街，挂在云端。

漫步街上，迎面而来的女孩眸子清澈，穿着暗紫的布衣布裤，愈加显得秀美出众。她们会将父母交代的零活一一做完，然后坐在转动的车旁休憩。椿树沟人是好客的，他们不仅张灯结彩，把指引游客和点燃喜庆的大红灯笼挂在自家的门前，还垒灶生火，拿出沂蒙山区最可口的饭菜招待远道而来的宾客。自制的新菜、肉丝辣酱、小火慢炖的柴火土鸡摆上桌，一碗农家饭端在手上，无须举杯，已经心满意足。

椿树沟，坐落于山东省蒙阴县垛庄镇，与著名的孟良崮毗邻，是个风景优美的小村。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椿树沟里都没有繁华酒肆里的推杯换盏声，扑面而来的是一股书香气，优雅沉着，从容谦和。城市里的嘈杂、喧闹在这里悄然隐去，它独有的幽雅与静谧，让人感觉弥足珍贵。

天高云淡的九月，约三五好友，在安静的竹楼里小坐，耳边除了孩子们清脆的笑语，还有动听的水声和丝竹的和鸣，在耳边回响。品着鲜美的果实，守着一盏茶，感触微风，聆听天籁，再繁华的都市，也不及心中的风景。

图为椿树沟风光。 王明华摄

游北京的创意体验。

公园正一改过去只能踏青、赏景的刻板形象，成为展示创意、文化的重要场所。

日前，2020中国国际服贸会上，150平方米的历史名园文创展区内，11家北京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的“公园礼物”展台，浓缩呈现北京公园的“传统与时尚、过去与明天”，带给参观者一次“园林文化之旅”。其中，209件套“公园礼物”均为依托各公园的主题元素开发的文创产品，例如，根据香山公园标志性景观六角红亭开发的香山公园红亭文具、颐和园《百鸟朝凤》粤绣屏风、天坛公园的文物公仔蜡烛等，借此展示颐和园、天坛公园、北海公园等“老牌”公园的古都文化、京味文化、红色文化、创新文化。

近年来，许多公园都通过推出主题活动、举办文化交流、文艺演出等丰富多样的形式，挖掘自身文化内涵，吸引市民和游客到访。不同的城市的公园也总能体现出各自不同的气质。对于公园所承载的作用，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尹豪指出：“在文化方面可以传承和发扬城市精神的活力，延续城市文脉，表达文化诉求；发扬城市精神，提升文化软实力。”

“和过去相比，现在的公园变化太大了，可玩、可看的东西多了很多，有外地朋友来北京，我又开始带他们逛公园了。”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桑华彬说，“在北京各式各样的公园里，可以看到北京的传统和现代，过去和未来。”

漫山红遍的枫叶谷、依山傍水的香纸沟、阿渡河畔的松树林、生态古朴的王岗村，渡寨的“播娜摩”簸箕画鲜艳质朴，陇脚的古法造纸工艺闻名四方，布依族的少女在花歌场歌唱生活，苗族的少年跳起花棍舞热情奔放……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历史悠久，民俗文化浓厚，聚居着汉、布依、苗等23个民族，年平均气温14.6℃，森林覆盖率58%，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.4%以上，地热资源丰富，被誉为“喀斯特王国最神秘的温泉群”。

近年来，贵阳市乌当区充分发挥交通、生态环境优势，以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发展战略，积极打造“近在城郊，贵在自然”的城市“周末花园”，推进旅游资源开发全域化。

贵阳乌当

打造城市“周末花园”

罗炼



围绕“温泉景城融合、游憩医养共享”的发展主题，乌当区打造城市温泉康养大中心，加快开发建设、提档升级了乐湾国际旅游综合体、枫叶谷游乐园温泉等温泉养生旅游项目，形成一批高标准的温泉品牌。

依托秀丽的自然山水、特色村寨、果园、农田、农舍及布依族、苗族为主的民族风情等旅游资源，乌当区以旅游精准扶贫为主线，以建设“百姓富、生态美”有机统一的富民乡村为载体，提升打造了羊昌·花画小镇、原味小镇·醉美偏坡、香纸沟景区、百宜罗广乡村旅游等休闲度假旅游及田园综合体项目，集循环农业、创意农业、农事体验于一体。同时，依托乡村振兴

向“全域旅游”发展模式转变，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，力争2020年末全区旅游总人数达到2573.3万人次以上，旅游总收入达到166.01亿元。

图为下坝卡堡苗族花棍舞表演。 韩德贵摄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赤山岛上有奇趣

舒放

竹篙去湖北，走长沙，出入资水沅水和澧水，都要在南岸歇脚。有一线湖滩，淤泥里尽是破砖碎瓦破碗破缸。它就是明代的小镇，叫杨阁老。只因洪水的泛滥，水位日渐提升，终于欺凌街市，镇子便败落下来，封存了繁华的码头。

前头山间有九臂樟，每柱虬枝若水桶粗，恰似巨臂，华盖有篮球场大小。或是唐宋之鸟衔来的种子，或是宋初之人栽下的苗子。相传洞庭孽龙闹事，损船毁田，欺负民众。九臂樟舞动九臂与孽龙搏斗，终见风平浪静。如今它枝叶繁茂，还在充当这岛的保护神。

北去八九里，岭上有范蠡庙遗址。史书上说庙的样子，一张门，两个圆孔窗户，宛若范蠡的尊容。现在只有基脚的砖头，厚厚的青苔叙说往事。据说，范蠡游五湖，到这里隐居。他死后葬在华容县，离这里只有几十里。这岛原叫蠡山，只因蠡字难认又难写，因处处红崖红土，就改名赤山，一直喊到今天。岛前有胭脂湖，则是西施的“即兴创作”。传说，

西施在船上梳妆，不小心把胭脂盒掉入水中，姹紫嫣红的波浪连绵荡漾，胭脂湖的名字就流传开来。范蠡也常为岛上民众的经商出谋划策，人们都尊称他为“文财神”。

最北面，曾有渡口去澧水对岸。一叶乌篷船，风雨千百年。这小码头逐年喧闹，就有了饭店驿站，变成正儿八经的镇子，既在南岸，便叫南咀镇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两岸修了公路，就有铁板轮船载汽车过河，头街尾，一次八辆。把船从南咀运到北岸茅草街，又送到东岸胜天渡口，单程五六里。时见汽车岸边排队，不下百辆。它是洞庭湖区最长最大的轮渡，铁板船24小时不停歇。

岛上还有很多奇趣。有龙虎山，形似龙首虎头，不远处浪声如龙吟虎啸，便得此名；有金鸡岭，人们总是听到上面有雄鸡报晓，久而久之解开谜团，原是山下村落传过来的回音；有白练滩，在秋高月明时，潮汐的白练长十里，好像游龙嬉戏，你乘上小舟，就有嬉戏游龙的韵味；有云风寺，虽然偏僻，却很有名声，曾有东南亚人前来朝拜；有“樟生蜡”，又叫“母抱崽”，樟树的枝丫里长出一株蜡树，妈妈有千岁，孩儿也有五百岁……

现今，南边修建了胭脂湖大桥，北边修建了南洞庭大桥，高速公路穿岛而过，与原有的高等级公路交叉，打出了一个巨大的乘号。两条公路上尽是载人载物的汽车，川流不息。赤山岛的发展，正与这路上的情景一样，以乘法的方式飞驰向前。

赤山是个岛，洞庭湖中永远不会漂走的岛。



赤山群岛。邓企华摄